

孫

子

冊

一



孫子

四倍衛要

華書局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鄉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孫子序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二字尚

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

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

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

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戢而時動不得

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

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

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

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

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審計重舉明

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

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魏武序

魏武序
 夫文者所以經世也...
 王粲出聖人之用...
 蔡人蔡文何出...
 其效黃帝...
 曹八如曰...
 謝道士古...
 魏武序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
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
學或卽出于黃

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

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
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
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
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
王客孫武冢是其証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
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苹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
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答見
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
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

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
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
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
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
解其牘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
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
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
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
梅聖俞八王皙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
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
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
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

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

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証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
 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臧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帥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臧臧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拔威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

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

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兵法

孫子本傳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 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贖卽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贖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

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

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

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
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
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
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
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
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
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
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
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
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
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

鈇鑽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

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

楚拔六與潛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
闔言也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闔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
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荅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
蓋武未見闔闔作十三篇以干之旣見闔闔相與
問荅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
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
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
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
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
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

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

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

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

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
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
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
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
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
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
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
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
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鬥
後拓左右犄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
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
旄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

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
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
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
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
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
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
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
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
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

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問荅之詞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柰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按牧字誤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荅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答闔閭之間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
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
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効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見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革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

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

是爲天霑其帥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

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兩師是爲浴師勿用

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

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

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卽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

走者軍半至

語本孫子軍政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

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

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

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

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寡如治衆

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語意本九變篇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擊鼓金鐸所以威目旌旗麾幟所以威耳語意

本軍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幡幟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語意本軍

爭篇

又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

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行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

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語意本形篇

孫

子敘錄一卷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鷓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

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執急節短

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

也

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語出謀攻篇

又黔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

語出

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

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

後存乎

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

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

在己者不必在彼者語出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捩抬杼船若左右

手語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語本軍爭篇

及形篇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

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驥弩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

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羣羊

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

語本九變篇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

語意本虛

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礮

語本執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

語出作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為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

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

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略舉數事以祛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冂也釋言云弇蓋也弇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奉同璫馬氏以同璫爲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菑秬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菑說文作萁豆稽也其忌聲同故又作菑也詩云夜如何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爲之詩又云抑釋擗忌抑鬯弓忌是也此萁作菑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爲死人爲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爲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鬥字皆如此說又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鬪爲之鬥字弗著于篇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爲治也又誅治

聲近故可假借爲之猶且得爲此期得爲近析得爲斯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爲亂者亦厲之意卽爾雅以衣涉水爲厲是也詩云涉渭爲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爲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爲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芻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是絕訓爲越之証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圍師必闕圍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爲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

音訓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既不經見妄爲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繫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窳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唐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真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略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卽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既有田疇

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荅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卽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鬪六甲兵法俱見

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荅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卽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

注梁三卷

諸書皆云三卷惟晁氏讀書因之孫子兵法一

卷魏武王凌集解諸書無著錄惟孫武兵經二卷張

子尚注通志略云三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

鈔諸書無錄通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

及通志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

通志略孫子兵法一卷吳孫子牝八

變陣圖一卷見通志孫子兵法雜占四卷見通志梁有孫

子戰鬪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

孫子二卷沈友注孫子三卷孫子三十二壘經

一卷通志壘略作三十李筌注孫子二卷晁氏讀書

文獻通考因之通志杜牧注孫子三卷通志略云

牧注最為詳贍故諸書皆陳暉注孫子一卷晁氏

三卷通考因之賈林注孫子一卷晁氏志無錄

子敘錄一卷 十七 中華書局聚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略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

卷 杜牧注三卷 陳暉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 宋志略云無錄通一卷 王皙注三卷 宋志略云無錄

何氏注三卷 宋志略云無錄通一卷 按何氏名延錫見通

志略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

武削其繁冗定為十三篇 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略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 又

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又二卷蕭吉注 隋唐志無錄 又

二卷孟氏解詁 又二卷吳沈友撰 又一卷唐李

筌撰 又一卷唐杜牧撰 又一卷唐陳皞注 又

一卷唐賈林注 又一卷何延錫注 又一卷張預

注宋志無錄 又三卷王皙注 又一卷梅堯臣撰 孫

武兵經三卷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

賈詡鈔 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 孫子遺說一

卷鄭友賢撰右兵書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

牝八變陣圖二卷右營陣 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

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

注三卷 陳皞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

三卷 王皙注三卷 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 朱服校定孫

子三卷 魏武注孫子三卷 蕭吉注孫子一卷或

題曹蕭注 賈林注孫子一卷 陳暉注孫子一卷

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 諸書皆不著錄 李筌注

孫子一卷 五家注孫子三卷 魏武杜牧陳暉賈林

孟氏 杜牧孫子注三卷 曹杜注孫子三卷 吉

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 按今本十三篇為十三卷又按梅堯臣王哲何

延錫張預四家注志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

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

之而杜牧以為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

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

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
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
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闕疎重爲之
注

又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
皞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
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旣叛邊將數敗朝廷頗
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
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皙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并人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旺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皞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旣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略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孫子敘錄篇卷考卷終

孫子十家註卷一

賜進士身書纂州知府侯補高知吳人驥高校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

上也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神為篇首以斷主客

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神為篇首以斷主客

地將法也曰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

算優劣然後定勝負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動

王督也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於內而後

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

臨敵制宜曹公謂之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

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在安得不

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

以所裁非可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

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
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
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
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
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
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
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
有存亡之道 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
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
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通典古本如此今本
作經之以五事校之

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
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
之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
端之語又可臆改
為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

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

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

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

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

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

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

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

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皙曰經常

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

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

據通典補下四句同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

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

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

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

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

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

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

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

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上用

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

正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
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危字之誤也

珍做宋版印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 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 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 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 權廢而有勢 勢廢而有術 術廢而有數 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 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 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 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 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 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 如此始可與上同意 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

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

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主

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

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

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

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

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

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

機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

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

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

遠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

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煙非煙此慶

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

占其來久矣 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 李筌曰

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

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

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

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

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

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

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
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
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
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
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
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
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
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
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
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

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溘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

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攻其四度
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
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
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
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鷄首豈不曰
穆公已還卑身趨土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
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
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
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
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
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
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

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
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
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
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
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
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
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箸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
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
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
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
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
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
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

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
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趾避之崔浩曰千里制
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
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
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殘
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
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
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
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
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 賈林曰讀時制爲
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 梅堯臣曰
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
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皙曰謂陰陽

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
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
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
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
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
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
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
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
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
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
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
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

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
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
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
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謂冬
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
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
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
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

通典及御覽作

非制度

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

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

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

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

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

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

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

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

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將伐吳問戰焉

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

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

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

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

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
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
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
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
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
也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
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
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
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
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

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

原本作主君誤

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

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

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

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

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

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

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

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

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

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

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

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

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
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
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
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

下今改正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

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而索其

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

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

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

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
非知之艱行之惟難 王皙曰當盡知也言雖周
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
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
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
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皙
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
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
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
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卽上所謂令民

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

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

能一也天也孰得二也法令孰行三也兵各附正

士卒孰練四也孰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

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為一節兵眾士卒二句亦合解

孰練為一孰有節今杜佑注于兵眾士卒二句亦合解

德之然則魏武既統釋二句不當在與杜佑同也道

正今改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 道原本作主君也

注者改之今從 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 此合也

通典御覽訂正 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

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 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 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 杜牧曰將孰

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

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

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皙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

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

犯而必誅 原本刪去此八字 發號出令知誰能施

行也 原本作校御覽下不敢犯 杜牧曰縣法設令

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

齊衆以法一衆以令 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使人

聽而從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

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形而

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

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

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 梅堯臣

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王皙曰孰訓之精 何

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 張預曰離合聚散之

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

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杜牧曰賞不

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王皙曰

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

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

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杜佑曰以上七

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

據通典御覽補

賈林曰以上七

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 梅堯臣曰能索其

情則知勝負 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

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

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裨將

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

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

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

也 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

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

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

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為

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

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

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

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皙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

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

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

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

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

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

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

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

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

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

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

於外以助成勝 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

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

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

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筌曰謀因事

勢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

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

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

行權以制之 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

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杜佑曰兵無常

形以詭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

非權不可以制敵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

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

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

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

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

奴孫臆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己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

原本作言己實能用外示

之以不能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

若孫臆滅竈而制

龐涓 李筌曰言己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妾沮吾衆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鷲鳥將擊必藏

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 王皙曰強
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
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
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
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 張
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視之緩班超擊莎車
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之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

原本作欲近而

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之以牽合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

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

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陳舟句原本刪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

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

乃潛師浮木鬻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

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

曰使其不能測 王皙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
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
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
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向卒相
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
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
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
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
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

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

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俸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爲無節

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皙曰彼將有

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

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

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

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止

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

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

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

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

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

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
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閒隙而
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
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
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
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梅
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 王皙曰敵兵精銳
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
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
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
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擾

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
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
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
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
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
輕戰 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
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 張預曰
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
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
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
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

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李
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
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
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
實以填諸待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
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
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
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
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
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
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
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
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

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
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
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
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恠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
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
驕其心 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
其閒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
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
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
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敵而勞之

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為韻備與避為

韻撓驕與勞為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

曹公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

佚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

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

盡眾而出彼出我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

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

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肆以疲

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

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

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

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

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
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
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
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
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
故敗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皙曰
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
左所以罷勞之也 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
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
以制勝 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
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
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
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閒離之

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閒并

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閒

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

敗

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

約閒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閒於

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

乃用括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

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

而離閒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

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毀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

能用數萬斤金閒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

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

使之反閒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此下滎陽漢王遁去
陳皞曰彼恠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
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閒之說
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閒之張預曰或閒其君臣
或閒其交接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閒趙而退廉頗
陳平閒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
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
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接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孟氏曰擊其空虛
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

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杜佑

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

動莫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 李筌曰擊

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梅

堯臣王皙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

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

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

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

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

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

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

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

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繇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尙書張遵

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
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
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
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
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
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
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
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
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
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
守耳無遠鬪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
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
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

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
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
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
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
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
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
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入之地七百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
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
無成勢無

常形按此用下
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

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
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

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

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

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
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

王皙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
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

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

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

此通典作少算敗也

而況於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此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

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

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

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

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

爲多算六十算已下爲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

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 杜
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
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
是不可無算矣 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
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 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
繫焉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
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
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
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
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
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賜進士及第書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清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書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

是以戰次計之篇也 王皙曰計以知勝然

後與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張預曰

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甲十萬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馱御覽作草車千乘帶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馱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

亦有三字千草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

馬原本作萬騎之重車卒十騎一重原本作率三

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廢二人

御覽廢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

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

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裳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 王皙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

暫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暫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暫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

金

御覽無然

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

原本贈譌作購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

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

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

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

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

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

戒也王皙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

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

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

千里卽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
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
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
六日用千金然後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
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

御覽無勝字

則鈍兵

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

挫銳攻

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

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

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出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

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

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王皙曰屈窮也求勝

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

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

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

相供 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

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

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

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音單貨通典御覽並則諸侯乘其

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

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

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
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
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
弊而起縱蘇威高潁豈能爲之謀也 杜牧曰蓋
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
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 賈林曰人
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
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
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皙曰以其弊甚必
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
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
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
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

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
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

曰攻取之閒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

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陳皦曰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尙以速

勝未見工而久可也 王皙曰皙謂久則師老財

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

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

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

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

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必有
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
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
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
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
江都稱匡復皇家以蓋匡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
於思恭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
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
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
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
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
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
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

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
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
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
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
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
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

御覽作圖利非

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
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
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
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

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

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

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

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

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

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

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

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皙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

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

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

糧

不三載

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

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

迎之也

杜佑曰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

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

費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

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

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

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

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

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

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

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

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

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

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

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

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

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此言粟重物

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

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

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孟氏曰兵軍轉運千里之

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張預曰以七十

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
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
虛竭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
產而從之竭也 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
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
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
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 杜佑曰言近
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未利然後財
貨殫盡家國虛也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
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皙曰
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

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

賣哲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

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

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

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

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

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

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

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
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
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
七也 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
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 王皙曰急者暴於常
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大半矣
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
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 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 張預曰運糧則
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
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

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非罷作波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千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

車乃長轂車也 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

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 梅

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

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

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王

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

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 張預

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

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

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

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

一鍾於軍中也

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

菑豆稽也秆禾藁也

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

一云菑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

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

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

李筌曰遠師轉一

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

以省己之費也

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

一百二十斤菑豆稽也秆禾藁也或言菑秆藁也

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卽今之朔方郡 梅堯臣注同曹公 王皙曰曹公曰菘豆稽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哲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菘今作葺秆故書爲芊當作秆 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菘豆稽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威也

杜

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
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剽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
是也 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 王皙曰兵
主威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剽
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
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共欲出戰怒
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
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
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
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

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
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
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
益軍寶也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
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
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
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
驕富莫有鬪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
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
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

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尙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 孟氏同杜

牧註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

吾人以貨 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

取則或違節制耳 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

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

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

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

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

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

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上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王皙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

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
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
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
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
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

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

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

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

雜乘旗無因故

王皙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

用之也 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閒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 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

勝敵何往不强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
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
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孟

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

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

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 張

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

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

正

國家安危之主也

潛夫論作而國
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
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 杜牧
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梅堯臣曰
此言任將之重 王皙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
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
不精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
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
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二